校刊目經大成

序

嘗謂臨民不愛錢能爲循吏視疾不愛錢能爲良醫吏與醫境相遠而恫瘝在抱福惠元元於以入德一也是故阿堵物雖衛

生所必需非分所當得取尚廉
而與不傷惠可矣愛則涉欲欲
則貪念生所為不可告人予承
先宗伯庭訓成進士歷官少宰
寡過未能不愛錢三字守頗堅

年七十有二蒙
聖天子予告歸田復
覃恩特加一品得力亦未必不在此
黃庭鏡灘水一寒儒耳藉眼醫
活壯餘口宜以錢為性命觀其

校刊目經大成序

閩中灘水族兄庭鏡手著目經大成而自爲序例魏相國安國表而章之其爲書分論症方各爲上下卷近盱江鄧氏改名目科正宗刻其序例任意竄易據爲已有而玉峰氏瑛懷族兄嫡孫也乃以家藏本校而刊之去偽存真悉還其舊嗟乎祖宗有

田宅他人冒而侵之其子孫能鳌清疆界以復故業猶謂之孝况是書之有功於世本所心得精思審定豈容妄庸子竄易一字使貽禍無窮哉夫人盲於目猶可言也醫盲於心不可言也然盲心之醫禍至盲百數十人之目而止若既自盲於心矣又欲盡盲天下後世之醫之目使之真僞不

辨假假焉惟吾所出入而奉以爲師相與盲其心焉此其禍不胥天下後世之有目者而盡盲之不止則玉峰之汲汲是書爲天下後世之有目者杜絶受禍之原固非第爲其祖之書計也蓋用心可爲至矣玉峰能世其醫且立心行已有祖風客信州所傳浙廣而是書之板刋予尤嘉其志焉

因著之於簡端嘉慶戊寅上饒族祖香泉

序

處。

黃子不塵明同學弟也天姿瑩爽博學多從其爲詩古文詞不落言詮自成一家向有停樣居存艸見者無擧節想見其爲人惟帖括一道不事事人亦以疵醇下然以不屑聽余嘗痛責之曰求名不務此是猶南轅而北轍也黃子

雖索而處焉　黃子日肆瀾方意惟括進
知悔以詩古文詞爲累不謂棄經史治岐
黃度好古之心而好術也亦已久矣夫以　黃子之
才吾鑒素所推服使善其所藝時之德望
功匪異人任駑駘如余莫得追其後屢顧
不自愛惜甘心降志以混跡于眼科中也進

友厥後遨游名勝頗有遠名竊疑聰明其人
未始為異適余瘕明凡丧遇治而瘥因問
果何神秘奏效乃爾黃子逡逡謝勿敢出發
篋得目經三卷讀之喟然曰不意子游心
斯藝也一精至此乎余雖不識醫學醫
之源委洞徹若不止為專經而授抑且罕學

快論驚心醉顧又了不并忘其觴書者如非
破格以筆觀賞不失好古之本色云是
集州雲爭存草先傳不朽視揣摩帖括
庖鋪下而湮沒不彰者相去何如莫不雅有
鄙見而不為不自愛也嗟夫禾與不廢之餘化
咸重離之書將躍躍于天下沒世而有若賴以

不肯從俗不知學或等諸尋常方脈亟欲訾議于其間者其為盲也雖 蘇子亦無術以救之矣

同學兄李明謹題

序

同頌一書裘同母弟庭鏡所編著也庭

鏡甫成童軒軒霞舉穎敏過人老父特

愛之寢處與俱遇事提訓一一理會皆博

涉古學時老父滯於酒凡應酬筆墨皆

弟出愛益至居嘗語母大人曰雞鳴一鞭

裘爲先著矣猶承予之志終鏡也無則陞厥業遠裘叨附諸生若父兄謁謝鹿上弟既文戰不利又當大事哀毀過情雙睛不利於用乃放浪形骸於花辰月夕與二三知己或扁舟或筍輿或溪橋山寺隨在有能觴其然竹具茶具文具嘯嗷其間幾不知有身

此家人亦與測所往已而搏右為師刀圭丹灶自作閒旋病忽瘥遂以儒易醫不復問劑科事矣近年游藝湖海算不較利戴德者轉相羣引車馬往來無虛日雖一時聲施藉甚而家私銷耗不少蓋交游廣則費用不貲體情而百務莫給也況第年

三十有四子八人且抱孫苟非惜福養財何
以為艱貽謀一日餘及先子之諸第西熟不自
安既而回緩急人所時有能使鏡無内顧憂
有所成就眼前名不與若爭也明發徒懷
告母氏以服賈自豫而與五載旋家風儀
言發前後判若兩人有須出其書印可

細繹箇中妙理在古人未言与言遞處側鋒諧謔隨叙隨斷又有所見皆借題發揮其抱負根柢既積見地自高較諸坊本何啻霄壤始悟疇昔快快而去者蓋以為今日地也嗟夫木摧冬死胡榮士固不長貧也東方曼倩不云乎第有才如此而流落

不偶矣誇其衷成茲學術秘不授人儘何世收其利以裒疏之竊半徒讀史書未饑出册葉一頭地遑計身後名眼前名耶於以嘆耆公知子之明而嘉彰立志之遠更喜北堂愛日娛大人娛樂如初謹陳顛末以啟嗣子之繼承厥業而不墜海內醫家

知汲治有識如庭鏡觀摩砥礪齊以
奮厥與矣

同懷兄治子桊序

先大父燕臺公精眼科本其心得著
爲筆乘顏曰目經大成藏諸家以
授先考在田公曁不肖琰求遠付
剞劂也時盱江鄧君贊文者叩
门請業大父樂育爲懷不靳授
受出所著予以錄讀贊文於是

有其書矣遠大父謝世欲鐫板力未及厥後聞贇玄已為付梓窃謂大父姓氏由是益著深歸功贇玄豈復更有他慮耶歲甲戌 瑛游信江郡侯贊山王公相召適晤贇玄索刻本閱之竟

署曰目科正宗鄧某著輯吁胡爲
冐其名以自見耶友名者因實
而著也实之不立名將焉附是出
也即贊自序贊其先生所授目
經云云亦知實有不容揜者奈
何復冐其名以自見耶雖然吾

於贊亥何尤但細閱書內舛謬
殊甚淄澠並泛不獨有負先志
抑且貽誤後人中夜輾轉思更梓
備又苦力難支抑鬱者久之𫗴
邑族祖香泉先生家素豐而為
義舉棄儒業岐黃究心方書瑛

以目强進不勝擊節曰吾兄深造
若此殆遠勝古人子將其薪傳技
臻神妙亦固其所知予力難更梓
為之憮然者累日爰命表弟胡
君鵬南四令郎文標共師事焉
傾盒勒為專書此其欲將予術

以共濟也歟抑以廣大父之傳而無
致湮沒不彰歟嗟夫先生非先祖
遺書一見猶憐之况是若贊成者
親炙門牆詎忘教澤讀其書想
見其為人刻以垂世而沒其名是
誠不可解也今幸雕工告峻縷陳

顯亦惟冀吾祖吾父在天之靈閟之其不遺默爲佑啟庶家學淵源不致或墜而叔祖同兩君贊襄之力亦並垂不朽也夫

孫璧峯瑛懷氏薰沐謹序

族弟濼廻瀾氏謹書

理通太元者莫如醫而醫貴十全者尤在目
蓋目爲人身至寶匪明則無以作哲古立專
科有以也今人以外症易識往往枵腹從事
鄙學究閒及之狃於小道賤役薄不經意故
書無佳本授受不得其人余時命不猶因先
子見背明欲喪學殖頹荒先儒謂虛度歲月
無恩澤及人直造化中贅物乃廣購方書凡

涉眼症者考特力自治治人功效倍於老宿遂藉此為修德補過地然內障頭風針砭未窺其秘不免缺而不全之識或言培風山人工是術所許治無弗瘥有心人願見之乎乘懇為介紹速而來洎至風儀肅整偉然一丈夫也與語益異即日請受業焉夫培風固江夏舊家道高望重口不言錢相與砦次名區

携鞿揮酒殆無虛假遊藝而遊俠者孰復識
其無敢悉山人度得其心法堅辭南歸爰治
具都餞時山葉殷紅江濤飛白獻歌起吟曰
馬耳批風進入閶星霜三易鬢垂銀命續之
余曰知君到處留青眼長恐江湖斷送人語
冷而儁山人以爲知言大笑策馬而去嗚呼
以庭鏡之才未爲鶱下顧一事之微用心如

此費貲斧如此此恭以禮人又如此而其技始克進孰謂太元之理醫不逮儒而十全之責目不當嚴於他病乎博古尚論實有不容已者歲辛酉春雨洽旬檢所筆乘症治分彙成卷署名目經大成燕石自藏無敢問世家竽魏大人一見悅服曰此有用之書願與天下共之爲序趣付梓家窘鉅鄉大儒言論不苟

伏乞當代高賢雖黄損益以教不逮

濰川不塵子黄庭鏡自序

凡例

一眼科古無善本。名家亦絕少發揮。行世者。惟龍木論。七十二症。頁方。銀海精微諸俗刻。原機啟微僅通豁。太簡易。辭係倒。係杜撰成書。疵弊多端。至時師症方用歌。尤鄙俚不足道也。若夫刀針等治。未聞片藥。肯贅立圖。何如神妙。以學難而教亦不易。情斯道世無幾人。前書不自貶損。行且詆之。詎可發曉。茲集無法不備。無微不顯。敢謂經術湛深。頗得自家意思。

一本經三卷。上卷立論。中卷攻症。下卷類方。論未明詳於症。症未明。釋於方。書不盡言。辭且難記。立案作詩

以括之。言不盡意。理有難明。旁通曲喻以曉之。在此在後。後先輝映。

一鈎割針烙。有時日人神禁忌。痘疹瘄疫。有水碗符呪口氣。雖見方書。偏傳人世。以余觀之。直鬼道耳。人而篤信。竊恐為鬼所笑。故凡涉荒誕邪僻以禍福惑人者。語雖愷切斥而不錄。

前賢醫案。備有神識。不惟當標集首。即錄數則於座側。足當學一。然效顰之士。未得其清。先得其隘。守株失事。罟不懲。傚翻執此典。故以為口實。所謂興一利又生一弊也。不載。然間有紊者。乃印症病情事體。故

立於本方本症之下。觀者察之。

一藥用湯者盪之也。治暴病用之。散者散也。治急病用之。丸者緩也。治緩病用之。一劑一料。作者由近心。病情合度。貴爲功用。間有不勝藥勢與藥力不充。無妨對症增刪。張氏謂古方今病決不能相值。然則今症古論。又曷足以相從。元素之語亦過矣。其分兩丸散。三五錢。湯劑一兩爲中正。年壯症險者倍之。小兒與不耐毒者減半。管見淺人治病。無長幼。無輕重。無論湯劑丸散。少以分計。多則錢許。是將病試藥。以藥釀病也。班氏曰。不服藥爲中醫。殆爲此輩而發耶。

一服藥節度歷來有食前食遠食後之分。胡為不列方後。凡人飲食入胃脾火變化然後分布藏府。蓋胃爲人身分金之爐。脾乃薪炭也。若上膈之藥須令食後。中膈之藥須令食前。下膈之藥須令食遠。則治頭之湯。以頭濡之。治足之湯。以足濯之。其不更快何必納入胃中。而候渠傳送耶。至於臟病發居極上。其絲脈又在肉理之內。藥之渣滓如何能到。所到者不過性氣耳。必食後服之。胃中先爲若物所填。直待前者化完。方及後來。是欲速而反緩。欲純而反雜也。汪訒庵明其道而謂不致擅改。然不能無疑。腐儒無勇決類

如此。製藥勿委僮婦。藥料須揀道地。若以僞抵真。固弃。將就徒費功力。如炮煨者以整藥紙裹。或濕紙重裹。入於灰火中。煨令藥外有紋裂。內無白點方熟。附子南星豆蔻之類是也。炙者以整藥塗蜜。或醋汁酥油。用炭火炙令香熟。甘草黃芪厚朴龜板鱉甲之類是也。煅者以整藥置爐中。炭火煅好燒紅。或淬以醋酒童便。牡蠣石决明爐甘石磁石之類是也。飛者一切金石之品。任經細篩。終有麤硬。安可使入腸胃。須用活水和藥加研。飛取其標。落底者再研再飛。以手拈如粉爲度。硃砂磁石自然銅鐵英之類是也。焙者

以糯米拌蒸，火烘乾透。天麥門冬、麻黃、若羹之類是也。炒者以銅鍋砂鍋炒，俾香熟得宜，毋致焦枯。煉者以銀罐銀鍋煉至稠粘則止，不可太過。

一湯液之升合銖兩，亦有定式，亦當因時制宜，不必泥古。仲景爲醫方宗匠，錄其方而銖兩不載，蓋猛亟太過，恐我無彼見，病非昔比，不敢妄用治人，他方亦爾者。示人以活法耳。李東垣謂古之三兩，即今之一兩；古之一升，即今之一大白盞。非惟據解，實覺背謬。何爲？即如桂枝湯，桂枝三兩，大棗十二枚；竹葉石膏湯，石膏半斤，竹葉一把。誠如垣言，桂枝但只一兩，大棗

何用許多。若蕉雖過倍桂枝、竹葉亦不消一把、難道先朝花果數月色色與東漢逈異耶。

一某症列某方。不過提其大綱。如籠燈就月。引人上道。欲覩全豹。必入陣精熟。精熟之至。尚須以意圓通。庶方為我有可出而治人。若泥定成法。自首亦只庸流。

一是集不日纂輯編著。而曰筆乘。乘也者。統所見所聞。姑漫應或備載成書。猶晉乘、家乘、文乘之謂。其中集腋為裘。雖忘所自。要能直註某句係某人之言。某段出某書之論。間有引古折證。及獨出機杼。翻駁成說者。特欲質諸慧眼。不得不標姓字。以便參考。非敢掠

金成鐵、而又冒美肱名。

一從來方書、節要者、不無缺漏。鋪衍者、未免雷同。茲集症因脈治、綱目井然。似乎詳略得中。且章法整而句調明達、懶醫不難博涉。通儒亦可旁求。總館披帷燈搦管。截評截讀、自有合轍逢原之妙。

一古今至言妙理。直從肺腑中流出。既無雕飾詞論出處、如濯濯青山也。不過即目楓落吳江冷。亦祗意想必欲講求故實。則六經皆杜撰矣。又凡文章不險不奇、題義越新越易。蓋文有文心、題有題竅。任枯窘無情、認定竅在某處。便從某處揣思。思通機到、心花頓

開。更用側筆。覷筆。反筆。倒語。警語。未經人道語。人不敢道語。切實刻入。自樹旗門。驚人聳鄧士載冀川鑿石登巖覆嶺攀。一望斷岸千尺上下如削稍前令人破膽悸魄無地。然卒奮其智勇一鼓成功。非越難越易不險不奇乎。徒以熟衍鋪敘。博而織碎。所謂瘂的與空疎。均非作手。甚而信倔聱牙艱深費解。此文壇怪鬼。亟宜屏絕。治病亦當作。如是觀。是故本集寓儒於醫。不落鉛槧家谿徑。總之人。法吾言而行吾志。則書有傳人。不覆醬瓿。皆古附青雲。聲施後世。緊唯名山事業。非庭鏡所敢望。

以上凡例俱先祖自著贊夫丁刊本一概削去又誤以
先嚴先祖庭鏡名字亦盡抹削恭欲掩其冒刻工其
刊本字句舛謬錯落難以枚舉今悉照先祖原稿刊
印閱者鑒諸瑛又識

臟腑
表裏
三陽
三陰
輸廓
貫通

手太陽小腸
手陽明大腸
手少陽膻中
手太陰肺經
手少陰心經
手厥陰命門
命門膻中並辨於后

足太陽膀胱
足陽明胃經
足少陽胆經
足太陰脾經
足少陰腎經
足厥陰肝經

五運之圖



丁壬之年木運惡爽而
又怕燥宜和劑以平之
戊癸之年火運宜爽不
宜熱宜凉劑以解之
甲己之年土運愛煖而
不愛爽宜溫劑以助之
乙庚之年金運宜清不
宜燥宜平劑以清之
丙辛之年水運欲煖而
寒則凝宜熱劑以温之

六氣之圖

司天主在上半年

在泉主在下半年

子午卯酉年少陰君火陽明燥金司天在泉宜清之

寅申巳亥年少陽相火厥陰風木司天在泉宜涼以和之

辰戌丑未年太陰濕土太陽寒水司天在泉宜溫之

然當察病調治不可執

五輪主屬形圖

小角名銳眥屬小腸

上胞名上瞼爲肉輪屬土

大角名内眥爲血輪屬心

上瞼
肉土
銳眥
小腸
氣金
風木
水水
風木
氣金
血火
肉土
下瞼
内眥

下胞名下瞼爲肉輪屬胃

瞳神爲水輪屬腎

烏珠爲風輪屬肝

血輪屬火主治心

風輪屬木主治肝

水輪屬水主治腎

肉輪屬土主治脾

氣輪屬金主治肺

白珠爲氣輪屬肺

五輪定位形圖

上胞屬脾為土

大角屬心為血

小角屬心小腸仍血輪

上胞
小腸
肺
腎
肝
肺
心
胃
下胞

下胞屬胃為土

瞳神屬水為水輪

白珠屬肺為氣輪

烏珠屬肝為風輪

肺為金位主氣

脾為土位主肉

腎為水位主骨

肝為木位主筋

心為火位主血

八廓定位形圖

乾位大腸
坎位膀胱
巽位膽
離位小腸
艮位包絡
震位命門
坤位胃
兌位三焦

脾
膽
膀胱
胆
胃
大腸
大腸
心
三焦
小腸
包絡

坤為地	離為火	巽為風	震為雷	艮為山	坎為水	乾為天	兌為澤
脾胃位養化廓	心小腸位虛靈廓	肝膽位定光廓	命門位精鎮廓	包絡位育德廓	腎膀胱位清化廓	肺大腸位行健廓	三焦位飛龍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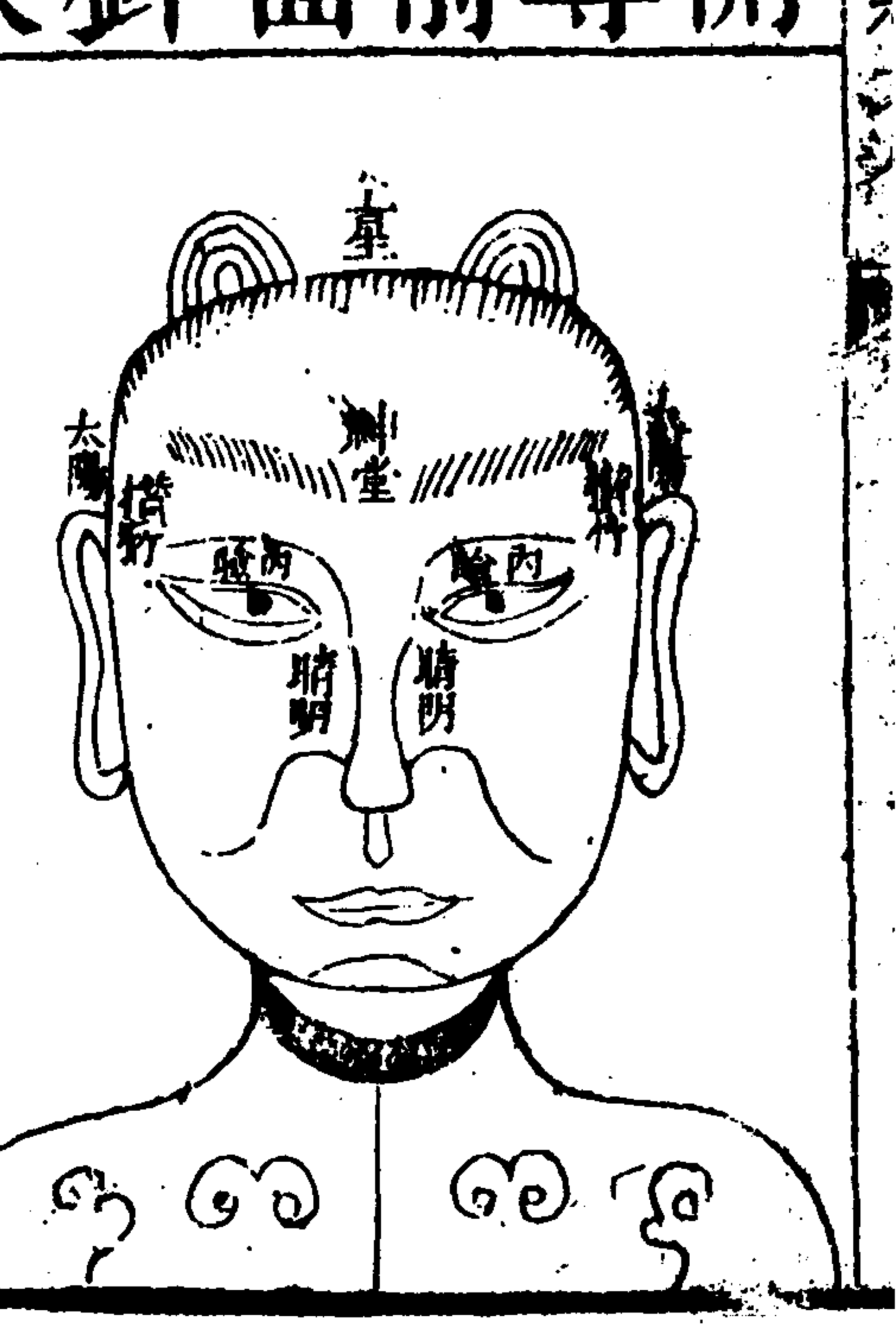
八廓分屬形圖

巽為風
離為火
坎為水
震為雷
乾為天
艮為山
坤為地
兌為澤

坤地
乾天
巽風
坎
離
乾天
坤地

水廓屬膀胱名宣化廓
風廓屬胆名靖鎮廓
天廓屬大腸名行健廓
地廓屬胃名資生廓
火廓屬小腸名虛靈廓
雷廓屬命門名育德廓
山廓屬包絡名成能廓

開導前面針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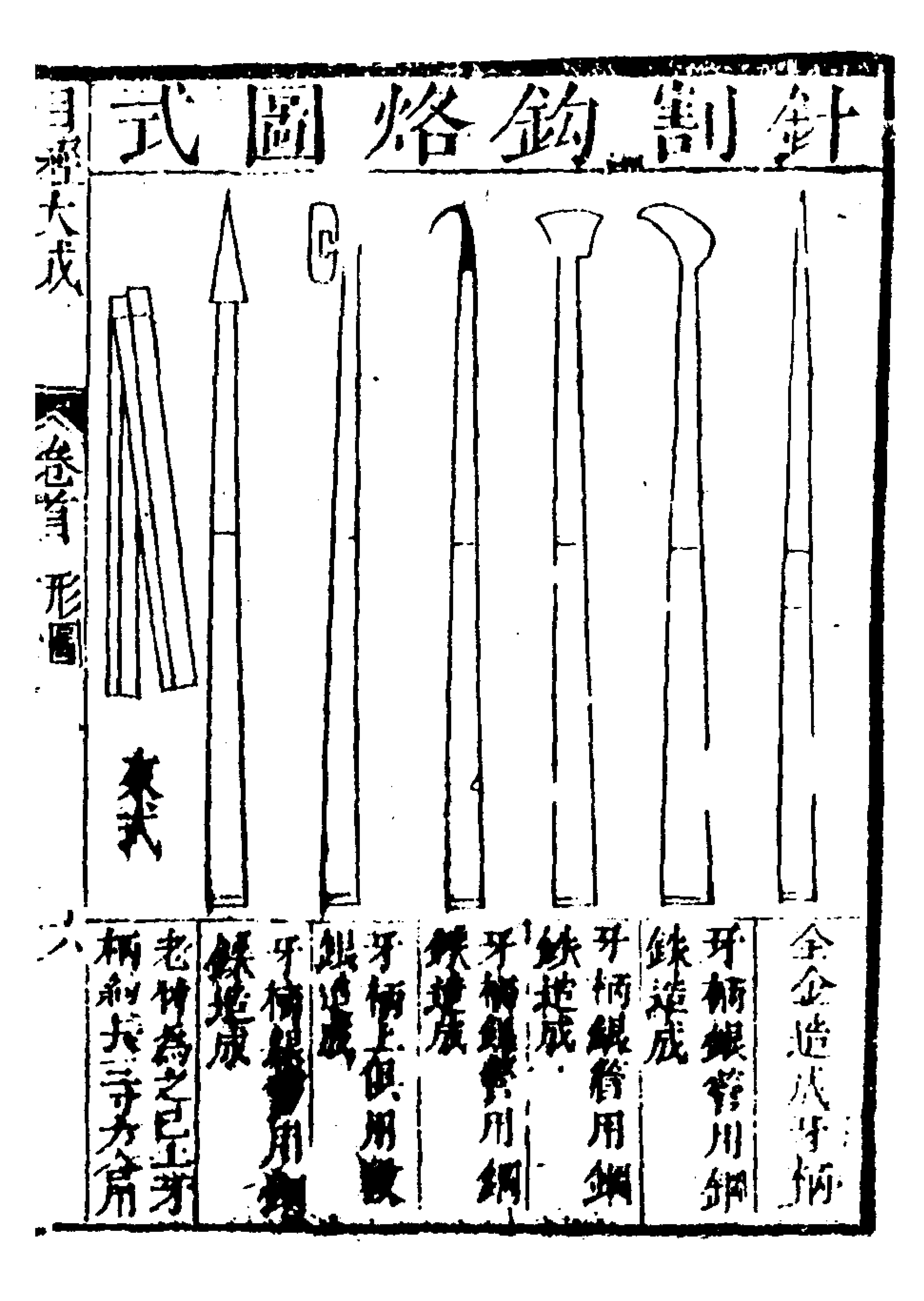


開導背面針穴

太極陰陽動靜致病

元	亨	太極 陰靜 陽動	利	貞
春	夏		秋	冬
木 肝	火 心	土 脾	金 肺	水 腎
黑 睛	大小 眥	上下 瞼	白 睛	瞳 神

肝氣不和昏[illegible]黑花頭痛
多翳膜攀睛或陷冷淚
心氣不和昏熱腫痛兩眥
赤爛生浮瘀血灌瞳神
脾氣不和眼胞腫起弦[illegible]
努肉或瞼翻偷針拳毛
肺氣不和白睛腫起多瘀
肉滯血白膜侵睛淚多
腎氣不和瞳青綠視物茫
堆烟太陽如木花冷淚


針割鉤烙圖式
烙式
牙柄銀管用鋼
鍊造成
牙柄銀管用鋼
鍊造成
牙柄銀管用鋼
鍊造成
牙柄上俱用鐵
銀造成
牙柄銀管用鋼
鍊造成
老竹爲之已上牙
柄俱長三寸方合用

針割鈎烙用法

金針凡遇內障瞳神反背用之

刀遇努肉攀睛及蜆肉用之

劆爲椒瘡粟瘡及瞼外生瘡俱用之

鈎割努肉攀睛帮刀用之

烙宜發風𢬵風用之

三稜針爲急症開導放血用之

次惟拳毛倒睫用之　已上用法詳列于后各症論內

目經大成目錄

卷一上

校刊目經大成卷之一上

平昌慎齋魏定國鑒定

盧汀不塵子黄庭鏡燕甚

上邑族弟香泉必智學源叅閱

男鉯求在田省明原訂

孫　王峰瑛懷校刊

門人　胡鵬南騰霄

受業　族叔　丈標庭樹　同校

五輪

丕虛子曰。目之為體。固實堅精。稽其元始。乃火蘊血。血化水。水藏精。精護神。神氣為運用。精華具焉。毫忽昭明。方以日月。定名曰輪。五行之動。著於輪中。左陰右陽。順逆旋轉。名因之。上下兩胞為臉。屬土。內應乎脾。輪曰肉。夫脾體陰而用陽。動則消磨水穀。靜則收攝血氣。動靜決於臉。凡人類勞欲得食。倦甚則思睡。此其徵也。又土質敦厚。發育萬物。故四輪皆渠涵蓄。而開闔以時。肉輪兩角為眥。外決於面者為銳眥。近鼻者為內眥。眥頭有肉如珠。屬火。內應乎心。輪曰血。心之外有小心。亦屬火。

本經曰心君火也人火也通於內腎命門相火也天火也通於銳背然相火代君行令雖有兩心其輪則一白睛屬金應乎肺輪曰氣氣之剛游如環無端金之剛斂光輪獨堅造化之理元妙如此氣輪中青睛則屬木應肝輪曰風世稱神珠至清至脆不可磨涅小如小兒之目爲正今人黃濁者不飲食搏氣卽情慾耗血非本色也又木者生夏長根枝連理故人身筋系主於肝而開火亦爲[illegible]風輪下一圈收放者爲金井井內黑水曰神膏有如卵白塗以殼外膏中有珠澄澈而輕狀類水晶棋子曰黃精總名瞳神均屬乎腎腎爲水火真源神

光幽游之所四輪不能視物惟此明察秋毫輪曰水詩

目肝木風輪乃青睛肉輪黃土瞼脾繫水輪腎水瞳神

黑肺本金輪白氣滿兩眥血輪心火赤五輪元白五行

生五行分演成八卦輪廓兼并臟府明要知臟腑五輪

一歸乎氣經曰諸氣膹鬱皆屬於肺是也所以肝倆肺

位金歐外主皮毛六氣乘之先發紅腫爲膠爲淚答炎

筋而起且火居金上氣滿則皮動金受火尅水輪傷枯

金又閉在木外金能勝木其病輒及風輪風輪拈瞳神

亦無肺者脣亡齒寒輔車相依之理也若夫情志自疾

爲禍或倍於六氣即傳肝亦不當大概心主血血在目

爲神火過於思慮則擾擾而心脈躁澀脈痿不隨漸成
發熱所謂火生土也再有激厥勢必燃熾風火合病熱
脾主肉嗣其齒牙以發生命亦能暴發脹痛與瘵瘵齒
胃經凡飲食自能腸胃乃倉廩一切飛潛動植安得與
氣類感宜但病屬有形可施攻伐求其側背內外浸淫
至於皮毛發風終身治而無形損上風見義敵壓其人
必藉怒怒則肝火上衝膽逆發熱其面際膜極生畏光
多涕絕似外感但脈不浮數時發時癒肺主氣抑鬱不
舒不時悲哭則形容憔悴瞬瞬而不潤金木相生內
外神疾多有因是而枯敗毀下腎主水水熱則沸寒則冰

動輒亂眦，靜能照物。此藏由房勞致戾，育者萬千，雖水木同位，別因亦常相牽掣，只在神膏念兆，絕無內外症。人如稚氣未精，燥稿化氣，分發毫毛，晝夜能讀細書，倘求者於花從出，無故視而惑妄者，皆深病也。統而言之，經曰：精液之體，重濁靜而屬陰；神氣之體，輕清動而屬陽。陰陽逆那，而目未病矣。本病標現，詳其始自何輪，得何節在氣在血，某病某證，了然方寸，則乘侮制化之理，不思而得，而逆順隔奪之治，自爾不勉而中。旋乾轉坤，查合八月光照耀如日月矣，爰合五行主屬，象形會意，曰五輪，以便呼名云。

八廓

不虞。子曰：八廓備位八卦，脈絡左右經緯，貫通藏府，以應乎八卦之象，又張小使大，間攝五輪之旨，故曰廓，如乾為行健，絡通大腸之府，藏屬於肺。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大腸者傳導之官，變化出焉。肺與大腸相為表裏，主分疏導濁，上運清純，下輸糟粕，曰行健廓。坎為神府，絡通膀胱之府，藏屬於腎。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腎與膀胱相為表裏，主滲泄精氣，氣衍出灌溉，精衍播精，曰崇化廓。震為青晴，絡通膽之府，藏屬於肝。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

之官決斷出焉肝膽相爲表裏主鼓發生機怒不可遏
邪莫能犯曰鐘魂麗膽爲內眥絡通小腸之府藏傳於
心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
焉心與小腸相爲表裏主會通水火下濟上行品物咸
章曰虛靈麗脾爲下瞼絡通門之府藏屬於脾脾胃者
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脾胃相爲表裏主腐熟水穀保合
太和司培元氣曰意生麗胃爲上瞼絡通命門藏困脾
屬脾命者孚遊之官性質委焉脾命相爲表裏主絪縕
化醇生而勿滅予而勿奪曰育德麗腎爲金井絡引臍
海絡通肝腦髓海水之源肝腦木之窟也肝腦與髓海

相為表裏主血脈舒斂舒則散斂則生內臨日光廓
兌為鏡背經走膻中絡及腎臟腑中火之蝕腎脂體之
元也腑中與腎脂相為表裏主宗氣動息動應無加息
乃真陰同成能窮詩八氣輪行健始天一水滋潤膏宣
化風行從上臨山在從資生下臨地歸功青晴靖鎮須
雷動內背藏蓄任火迎斟益成能鎔背潛定光余非靜
無風其中藏有相應一遵古人成法而八廓命名及照
三焦以臟腑中分配肝腎脂膜者非不鑿之剛見益
目竅專於肝目光主於胃否有二絡之分司也抑且右
目屬陽陽道順行右目病來速而去亦速左目屬陰陰

道逆行。左目疾來遲而去亦遲。夫二目功效。既法兩儀。而八廓體用一諧四象。自然之巧。非强合也。人知身體小天地。則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之道明。人知物理有制化。則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義得知。勿謂八廓猶三焦有名無實。而鄙夷其說。亦毋泥八廓即八卦。議揣理微。而穿鑿其論。

內景圖說、

臟腑內景各有區別。咽喉二竅同出一脘。喉在前主出。咽在後主吞。喉係堅空連接肺本為氣息之路。咽係柔空接胃本為飲食之路。二竅並行各不相犯。凡飲食必歷氣口而下。氣口有一會厭。每物將嚥。會厭即垂。氣口乃閉。言語呼吸則會厭開張。飲當食答話。觸者喉嚨遂嗆。而喉嚨下為肺兩葉。白瑩虛如蜂窠。下無透竅。吸則滿。呼則虛。翕闢之華蓋。取上覆而下。能灌注之義。肺下為心。尖長而圓。色赤。內孔數多寡不等。上通於舌。下無透竅。心下有包絡。即膻中也。象如仰盂。心處其中。寂然

不動。脾胃肝胆兩腎膀光各有系。系於脊膂。其居傍如
外邪乘侮。祇干包絡。心不能犯。犯心死不治。此下有膜
膈。與脊脇週廻相着。遮閉濁氣。使不得上薰心肺。膈膜
之下為肝。肝為血海。有獨葉者。有二三葉者。短葉中則
膽附焉。胆有緣汁。藏而不瀉。上通於目。下亦無竅。青謂
肝竅通目。實胆也。此胆之一竅。以成脈絡。以养生身者
如此。咽下為胃。水穀等物。居其所。撰迎之關津也。胃
左則脾附其上。色充黃。形類刀鐮。動則磨胃。食乃消也。
胃之左右則小大腸。環廻週疊。充滿少腹。大腸在側為
膀光。乃津液之府。上無大竅。止有下口。全假氣化施行。

氣不能化則洩溺不通而病矣凡胃中腐熟水穀其精氣自胃之上口曰賁門傳於肺肺播於諸脈其渣滓自胃之下口曰幽門傳於小腸至小腸下口曰闌門泌別其汁清者滲出小腸而滲入膀胱滓穢之物轉入大腸再傳肛腸始直下此腑之一竅資培氣血傳送糟粕者如此三焦據經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又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不滿而流惑人探訣素心人閱懸辨自見腎有二精所舍也生脊膂十四椎下兩曲附脊旁形如豇豆相並色黑外裹黃膜內各具白帶二條上條係於心胞下條過屏翳穴趨脊骨而通髓海

兩腎俱屬水左爲陰水右爲陽水命門即在兩腎中間主持諸氣陶養其火男女交媾先有火會而後精聚可見天地生物火在水之先而生在先藏亦在先耶是故攝養家全部醫書以其火爲宗旨而加意於命門蓋欲世之愛身者毋日夜殘賊此火治病者毋苦寒並洩此火即使火似有餘緣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補水以配火火之不足亦未必水定有餘也更不須瀉水就於水中補火則此水火樞要其臟腑內景可類推矣經曰紀於水火餘氣可知

十二經絡貫通血氣并手厥陰手少陽改錯

手少陰經經絡心。足少陰經經絡腎。手太陰經經絡肺。足太陰經經絡脾。手少陽經經絡膻中。足少陽經經絡胆。手厥陰經經絡命門。多氣少血。足厥陰經經絡肝。手太陽經經絡小腸。足太陽經經絡膀胱。多血少氣。手陽明經經絡大腸。足陽明經經絡胃。多血多氣。詩曰。手足少陰心腎是。肺脾全在太陰住。膻中及胆居少陽。六經少血而多氣。多血多氣陽明經。手並大腸足乃胃。厥陰專屬命門肝。太陽小腸膀光係。四經除命與腎同。多氣少血君須記。愚按經者。指藏府血氣流行。經常不息而

語。經絡者。該人身筋脈而言。直者爲經。橫者爲絡。始自藏府。末應百骸。陰生於藏。陽生於府。少陰盡於心腎。太陰盡於脾肺。兩陰交盡。是曰厥陰。命門與肝寓焉。少陽明於膻中。胆太陽明於小腸膀光。兩陽合明。是曰陽明。大腸與胃係焉。此古聖賢分佈藏府經絡。後人莫敢更張。獨手足二字。不能無疑。切謂手之三陰。從藏走至手。足之三陰。從足走入腹。則上下不交。切謂手之三陽從手走至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至足。則經絡失本。或曰三陰三陽。藏府之別名也。手足其姓爾。知其名。不必究其別名。焉問姓。至哉斯言。如必欲從古。務加經絡二字。庶

於手足稍有着落。

手少陰一云膻中。係心之胞絡。經曰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是君以心臣以膻中。命門處位耳一云小心。係命門。經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是正以心副以命門膻中處位耳。兩說皆自先哲。不知何者爲當。人謂小心即膻中。玩諸內景明堂。拔胞絡於成上圖命門於腎中。明是兩物。那得强合爲一。况命門一陽陷於二陰之間。男女歡會令司出納。故凡慾一動陽火感而勢舉勢與陰交則精泄。譬諸天地陽蒸濕氣爲雲。雲被陰抑成雨。蓋此類也。膻中因心臣使。成事雖無証據。又且命門屬

中之陽。元氣之精。生發之源也。不獨專守於臍而繫
山走馬之燈。拜者舞者。行者走者。皆此一點真火以致
之。此火一滅。萬象無有。腹中但胞之物。而能靈明者。是
乎。此手厥陰屬命門。言下了然矣。若夫十二經之官。惟
三焦無形無位。卻有如霧如漚如瀆之體。不過只須在
之體。即有運精運神運氣之用。亦不過想當然之用。怎
見得為手少陽。而可以手厥陰為藏府耶。拔膻中既與
藏府一路。則膻中代三焦為少陽。命門代膻中居厥陰。
焦字易腸字。豈不精核。乃舍此不論。而以命門附絡二
三其說。此古人言未盡善。疑鏡敢得而私議焉。以故定

十二經經絡。斷以膻中爲手少陽。以命門爲手厥陰云。

六府三焦辨

自古臟腑表裏相配者腎合膀光壬癸水也心合小腸丙丁火也肝合胆甲乙木也肺合大腸庚辛金也脾合胃戊己土也陰陽五行所地所天一五一十自然之序也奈何臟言五而腑獨言六者何居曰繼三焦接三焦雖經云爲決瀆之官其實無氣無形夫形氣都無則子虛烏有已矣而乃與衆府並列切於至理有得所以後世紛紛無所憑據有分前後三焦者有分手足三焦者有言爲腎旁之脂有言護諸陽之火非惟畫蛇添足竟是指鹿作馬雪濵醫約謂三焦確有一府名曰孤府其

詩曰，三焦所以際上極下，象同六合，而無所不包，蓋即藏府之外，軀體之內，包羅萬象，一腔之大府也，所以中藏建孤之名，而亦有大府之形，難經謂其有名無形，誠一失也、此若搭擬諸樣發許物，而云其蘊之為物耶，較前數說尤豈可發論，即其辭而明辨之，彼既知三焦為府，則與膽胃膀光大小腸相併，何府有偶，此獨為孤，藏府之外，軀體之內，則腸胃膏脂而已，那得有大府之形而包羅諸臟，其際上極下，無所不包，有形有名，如囊如袋，除肚皮更無別物，孤府都是甚麼，且自家又有云，腸胃諸物，以其皆有盛貯，因名為府，三焦盛貯何物。怎見得

為孤府張浮駕誕簧鼓痴人若如此夫嗟嗟。理有一定
事豈偶然傳訛日久關繫可也苟有成見辨而正之亦
無害如內經三焦六府之義似明實晦宜大家各抒所
見惜皆無當至道令人愈博愈惑不得不妄駁其謬非
敢故議前人而取罪當世也讀者幸相鑒且相諒云

運氣正誤

太極肇分，而有陰陽，陰陽變化，而有干支。天干配合，則爲五運，地支對沖，則爲六氣。五運者，木火土金水也。六氣者，風火暑濕燥寒也。天道始於甲，地道始於子，天地相遇，故曰甲子。天德終於癸，地德終於亥。道德以成，故曰癸亥。其中雖數相因，有主運焉，有客運焉，有主氣焉，有客氣焉。主運主氣，萬世不易，客運客氣，每歲迭遷。請申其說。甲乙東方木也，丙丁南方火也，戊己中央土也，庚辛西方金也，壬癸北方水也。木爲初之運，火爲二，土爲三，金爲四，水爲五。詩曰大寒木運始行，初清明前三

火運居芒種後三土運到立秋後六金運施立秋後九
水運伏過而復始萬年如此主運也甲與已合而化土
乙與庚合而化金丙與辛合而化水丁與壬合而化木
戊與癸合而化火甲已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
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
歲火運統之詩曰甲已化土乙庚金丙辛為水水丁壬
戊癸火鄉名五運五運生生歲前尋此客運也假如甲
已年甲為土運正月建丙寅火生土土初之運即土也土
生金二之運即金也金生水三之運即水也水生木四
之運即木也木生火五之運即火也每一運主旺七十

二日。此天干在上有陰陽所以主平運也。寅卯屬春木也。巳午屬火夏也。辰戌丑未屬四季土也。申酉屬秋金也。亥子屬水冬也。初之氣爲風。二爲火。三爲暑。四爲濕。五爲燥。終爲寒。時以大寒厥陰風之初。春分二氣少陰居。小滿少陽爲三氣。大暑太陰四氣。秋分陽明氣位五。小雪太陽六氣。都此主氣也。子午爲少陰君火。丑對未爲太陰濕土。寅對申爲少陽相火。卯對酉爲陽明燥金。辰對戌爲太陽寒水。巳對亥爲厥陰風木。子午之歲君火主之。丑未之歲濕土主之。寅申之歲相火主之。卯酉之歲燥金主之。辰戌之歲寒水主之。巳亥之歲風木

主之前曰子午年少陰在泉君火對待先前上。丑未太陰溼地中行濕土司天太陽寒水相火孕生機下。寅申木[illegible]卯酉辰戌巳亥年司天在泉應候此皆氣也。假如子午年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司地。上者右行、太陰濕土為天之左間。厥陰風木、為天之右間。所以面南而御其位也。下者左行太陽寒水為地之左間。少陽相火為地之右間。所以面北而命其位也。一氣在下。一氣在上。二氣在右。二氣在左。地之左間為初之氣。天之右間為二之氣。司天為三之氣。天之左間為四之氣。地之右間為五之氣。司地為終之氣。每一氣主旺六十

曰此地在下爲陰所以主乎氣也人稟陰陽之精而囿於兩間所具臟府應乎氣運氣運相得則和不相得則逆客運加於主運之上主氣臨於客氣之下天時所以不齊民病所由生也從其氣運調其主客無使傷沴何疾弗克雖然前說乃觀晉後數學人僥中猶推卜星輿等書人以是受病者之醫以是克病愚竊以爲未然且夫天地之間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於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位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及如厥陰風木用事惠風和暢草木榮茂此之謂從天氣明潔燥而無風此

之謂逆。大盛況鑪熾，水不氷，此之謂悍。大風折木，雲物混擾，此之謂勝。山澤焦枯，草木黃落，謂之勝。大暑燔爍，蜾蟲為災，謂之復。山崩地震，昏坎時作，謂之太過。陰淫無時，否雲霧作，謂之不及。往往數里之隔，一日之內，氣候不齊，而所應全異，隨其所應疾病因之，法當雜合以治，勿問運氣。況運氣各主一時，當其時則為主，為司天；非其時而有其氣，則為客。客氣既行，主氣伏而不見，為在泉。蓋宜體會天時，天時勝則舍人之病而從天之時；人病勝則舍天之時而從人之病。用熱遠熱，用寒遠寒。經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是也。即春夏養陽，秋冬養陽

之義。皆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不可以為工。臨運年月干支。配合對沖。天下皆同。四時不變之候。遂謂通達運氣。彼人有病。須為檢歷。而決其死生。何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矣。其不勝定運氣而運氣然契元中者差可以談太極陰陽變化。無窮之妙。

五行存提

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也。何云乎行？五者之氣行乎兩間，所以神變化而妙萬物者也。古人以五行配干支，配八卦，配四方四時，暨身體臟府、聲色臭味，無不相配。言之數數，再見不鮮。但相生相剋處，推醫理多有不符，誰曰無疑？願可存而不問焉。是故趙養葵曰：世人皆曰木剋火，而予獨曰水養火；世人皆曰金生水，而予獨曰水生金；世人皆曰土剋水，而予獨於水中補土；世人皆曰木剋土，而予獨升木以培土。蓋水剋火者，後天有形之水火也；水養火者，先天無形之水火也。海中之金，不若沉

土濁以砂石不假煅煉入群肺金所係清濁輕重出自丹田且肺金之氣夜臥則歸藏於腎水之中腎中有火金畏熱而不敢歸腎中無火金畏寒亦不敢歸故氣從臍下逆升而上者此腎虛不能納氣歸元也土有坤有艮坤土是離火所生艮土則生於坎水侵濕腫脹滿者濕之不能補土以制之所也若寒濕泄瀉必補命門相火俾火能生土土强則有以防水陽能化陰陰化穢濁分通如木藉土生豈有相尅之理惟土壅於上則其根下尅當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自然生機勃發迷既說乎兌矣于是艮以止之坤以藏之以爲

水春發生之木焉可以其尅土而動欲伐之也况五行
生尅獨木無苛哉雜其類埴隣井之能不知歴幾多用
子候一日二門之木病迷謂其尅土而遽伐之耶不應
子曰世人只謂水生木不知土亦生木世人只謂土生
金不知火亦生金世人只謂火生土不知土自為土世
人只謂金生水不知水由土生知夫水之發也氣也春升
之氣也陽氣也元氣也陰氣也同出而異名也雖得木
則生假無土以栽培是水自旺而木自凋也觀歸藏逆
遥二友則滋水不者疏土之稿快栽可巽見知金在鑛
中非火不能煉出出則又非火不成器不尅木不坎火

所以洛書火七居西金九居南乃爭之者之謂盈厚其形質
也以故發必諸物強半都是賸藥不啻金土相生而兼
理腑胃也土裒補火欲其燥而育物耳生字斷誠不去
燃想自古及今同此天地何有損益使其間滲染洪變
不遡移東就西並不從生化得來或有以陶器取譬者
理益遠夫生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化生者無而
復有器固火化質土逐也謂之火生石似矣土云乎哉
至若甲己化土戊癸化火蹟生土朱元晦曰混沌初開
何常有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處乃爲土堅者爲
石最堅者爲金湧起者爲山故山具水浪之形然則求

銀丹砂石炭石燕礬硫磺氣軟堅冷熱五色五味咸
出山土却是何物凝成又曰天在地外天外無水地下
是水載故地浮在水上與天相接夫既云天在地外則
載地者天也洪範一氣也岐伯曰地居天中大氣舉之
邵堯夫因其說曰天依形地附氣其氣最緊故能扛得
地住何以言水地浮水上不崩必沉詎能接天且地須
水載而載水者却是甚麼若曰仍是地則水而地地而
水將千萬重而未有底止也不經臆說作何田父棋子
豆棚鬬茗一跨噓嚥脉金生水氣化有之若大江東去
不舍晝夜特地氣上騰耳看高山之上瀑布飛流僻壞

之中清泉溢出汝漢淮泗由此派而下淺李白詩曰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曾謂何物金神而能生生者是乎抑且水火隨處有生機端不全仗金木如方諸聚金燧取水呵氣取水鑛鐵取火擊石取火圓鏡取火水中有火火中有水有木水中水火金中木火土中水火水有陽有陰火有陰有陽陽火者天日之火也六氣爲暑病即傷暑中熱可以凉水沃之可以苦寒解之陰火者燈燭之火也須以膏油養之不得雜一滴水氣得水即滅矣水中火者龍雷之火也無質有形得雨而熾得陽而熄人身相火亦猶是也平日不能節欲致陽

衰陰盛。龍火無藏身之位。時遊於上而不歸。是有上膈煩熱咳嗽等症。宜治氣以溫胃之藥投之。[illegible]爲有火土中火者。乃爐灶中無焰炭火。須木則然。易灰滅。實以濕灰埋而不燃。故脾胃中火多以甘溫養之。職是故也。木中之火。緣有活水蒸潤。皆不外現。若乾柴生火。燎原不可過抑。力窮乃止。人身肝火內燃。鬱悶煩燥。須以辛涼發達之品。使遂其性。否則寒涼投之。恐愈熾。熱藥投之。恐愈熾矣。金中之火。凡山中舊有金銀鐵。或五金瘞埋處。日久夜常耀焰。此金鬱土中。不得泄其精氣。時有墜光發越於外。人身皮毛空竅中。覺如針刺蚊咬。及

項、孔雀、火炙者、此肺金氣遇火乘虛而現也、又或珠藏川媚、玉韞山輝、寶氣使然、觀人氣發、則丰儀華麗前貴其意、陰水者、雨露霜雪是也、在人為汗為涕為痰、陽水者、溝瀆是也、在人為便為溺、木中之水、木中之脂液是也、在人為精、火中之水、冶中之鎔金是也、在人為血、土中之水、井泉是也、在人為唾、金中之水、水銀是也、在人為精、又五行生中有尅、尅中有生、生不敢生、尅不敢尅、亦有至理、未經開發、姑舉一以該其餘、生肝者腎也、有日乾涸、不能得水、而反得火、木既失水、容易枯槁、再受火焚、則燎爇並發、必致焚裂之厲、尅水者土也、不制其腑

火不能迎何以生物然火得土爲竈乃則淵源有自故
水發能勝以滋之尤當培土以濟之心爲肝子水不敢
生火何畏不見肺邪盛而肝畏尅乎已身不保安能尅
人要知欲其生防其尅則生不剋肝忽其尅助其生則
尅且剋脾水雖陰陰土發畏而不敢尅益肺金之氣土
生金金一生水勢益跋扈心知縱恣不可奈權已下移
欲威屈奔命變生叵測其他有因者火生土土復能生
用火故五行獨一惟火有二究竟似是而非有曰木乃
生生之原天地無木成何世界有曰肺金位高百脈皆
朝於肺有曰心火一身之主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有曰

土爲萬物之母，補腎不如補脾。有曰：水爲萬化之源

脈爲尺。人之有尺，猶樹之有根。樹無根爲害，似乎言

重太偏。又則有曰：惟金生水，金能生矣。命爲乾，爲天

土爲坤，爲地。乾父坤母，萬物資生，萬物資其生。自身惡

得胃？豈女媧屬衆母氏，而爲古今外祖乎？即謂五臟

而言，金主肺，居身爲上，蒸氣轉血，以養百骸，不信系由

脾土。脾土運化水穀，粟殼係性命，何乃曰食心火，且

金生於土，土生於火，火未托生時，竟無脾肺，竟無天地

爾開眼遺例，今人嘖嘖，有曰戊土生寅死申，己土生申

死寅不開，坤原載物，然久無據，戊己入世何土，寅申送

爲生死安鑑蹤跡追之則爲道之臨安嗟夫一五行耳，一藏府耳轉倒特論如此，而猶不得其情，此所以别變化而妙萬物者也。若夫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因而干支錯配五行八卦，流行對待以成律歷，星卜風鑑地輿之書，後人奉爲津梁，豈五行之外别有一木火土金水乎。然則不虞叢棼之說，非非有乖經旨，然自家著作仍多不符，是尚望後人之欲聽者哉。存而不問，又誰曰不然。

血氣體用說

太極之道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氣血人身之兩儀也血爲榮氣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是氣血陰陽之體形也以體言飛騰蒸溽者雲也故氣象雲沂浴澤沛者水也故血象水以用言輕清上覆無形而致形者爲天故氣擬天重濁下載無物而育物者爲地故血擬地決降地升雲騰水流萬物適其性而發榮陽平陰秘氣行血隨百骸得其調而大治反此則臟腑違和能上空敗作疾是故血雖靜欲使其行不行則凝凝則經絡不通氣雖動欲使其聚不聚則散散則經絡不收不通不收

邪則病偏枯久發瘡痍偏枯不仁○經曰足陽明胃之脈常多血多氣又曰常生氣生血手少陽小腸之脈斜絡於目背足太陽膀胱之脈起於目內眥二經多血少氣生多氣益少則固能爲禍且腸胃如市無物不藏遇邪則暴露腸胃如爐無物不化遇寒則阻抑一陰一暴邪則乘時而出爲陽病從來生也再飲食不節無時勞怒凝者愈凝散者愈散本末俱生遂混而成結結則無所去還故爲疣爲瘰爲瘀疽爲瘤瘡畢具於兩目之中而變化莫測焉於以知血氣之體猶太極氣血之用猶陰陽以其盛也斷之毀之而乃與荊蓬爭廢以其衰也培

之渥之而乃與松栢並壽矣是爲說

情氣從召論

天以陰陽五行而成四時。其生長收藏，皆則在厥陰風木、少陽相火、少陰君火、陽明燥金、太陰濕土、太陽寒水。是謂六氣。六氣之發耶，發而皆中節，則萬物俱生；六氣之止耶，止而皆不宜時，則萬物俱死。故曰生於六，死於六。人身藏府百骸而總前乘其老病死苦者，則為喜傷陽，怒傷肝，憂傷心，思傷脾，悲傷肺，恐傷腎，驚傷膽。是謂七情。七情之來耶，歡以待之；其去也，速則九竅俱生。七情之感耶，凝而受之；其陷也，懈則九竅俱死。故曰生於七，死於七。目竅其一也。極其食之細，極山川之大，與雲

而六氣與七情之際。特其淵微者也。必將若作生自然之神。明造物亦孰能究其所以然也。乃人不珍惜七情內役。六氣外從。且從且役。則生生自然之體。不能生生自然之用。以致遂我。乘我。侮我。戕我。能承制於陰陽臟府之關。乃致其病。其病不一。大而言之。凡病凡因莫不由此始。小而言之。則只六氣七情而已。雖然。氣則六矣。夫人所具之形。抑亦其精神。精神則七矣。其數則以體。則斯七者者不服膺。何則。六氣本言其運。既與人身相殊。易不究其所自。且分偏陰陽。與臟府不符。如肺與大腸為臟府。肺為金。大腸為陽明。何燥金不在肺而在

大腸相火者命門也肝也何乃又屬少陽且命門與肝兩陰交盡何火為少陽而木為厥陰耶七情拂人天性其原皆根於心然後各從其屬何可憂之事則傷心而有所思者獨傷脾乎且喜居泰道亦云傷陽則天下除土偏木偶以外無一非悲傷之人矣吾日持此數說質諸老宿卒無有折衷者其言自可擬議但思有濟於物不得不强作解事使人於六氣七情得其概曉知所干犯而已矣豈故好為穿鑿貽笑於大方家也哉其畧曰勞役躁暴之人所動者陽故厥木從之憂鬱過慮之人所奪者陰故君火從之酒肉困瘦之人所停者痰故濕

土從之。好鬬狠之人，所激者氣也，燥金從之。妄想作强之人，所輸者精血，故相火從之。沉靜遺之人，所淫者陰，故寒水從之。夫如是而詳釋，則六氣偏兩儀為四象，總可以不尚知思。而兩結主傷乎心；怒而嫚罵主傷乎肝；憂而極以主傷乎脾；悲哭而失聲主傷乎肺；恐而戰慄主傷乎腎；驚而震慄主傷乎膽；慾而變態主傷乎命門。夫好忘而慌則，則七情歸其職，移其府，庶幾或背矣。人知天氣即人情，陰陽即藏府，則知情氣元不于人，顧人自召而從之耳。七情所召，六氣所從，故曰：生於六，死於六；生於七，死於七。君子曰：夫失也，不攖物隨聲

譏古人篋笥有畫譜而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與亟議
則何妨自我作古庭鏡少逃其責

乙癸同源說

古稱乙癸同源，肝腎同治，其說維何？蓋火分君相，君火居乎上而主靜，相火處乎下而主動。君火惟一，心主是也；相火有二，乃腎乃肝。腎應北方壬癸，於卦爲坎，於象爲龍，龍潛海底，龍起而火隨之。肝應東方甲乙，於卦爲震，於象爲雷，雷藏澤中，雷起而火隨之。澤也海也，無非水也，無非下也，故曰乙癸同源。東方者，天地之春也，勾萌甲折，氣滿乾坤，在人爲怒，怒則氣上而居七情之升；在天爲風，風則氣鼓而爲百病之長。怒而補之，將逆而鬱結；風而補之，將壅而排折矣。北方者，天地之冬也，蟄

木貴落。六宇蕭條。在人為怒。怒則氣上。而居七情之陰。在天為雷。雷則氣然而應。蒸氣之發。怒而瀉之。將悚而剛柔。乘而瀉之。將欲而職悚勉。所謂東方之木。非虛勿補。補腎即所以補肝。北方之水。無實毋瀉。瀉肝乃所以瀉腎。中有至理也。故曰肝腎同治。雖然木既常實。其水既常虛耳。又言補肝瀉腎者何哉。蓋邪不可亢。亢則害正。瀉之猶補之也。正宜長固。固則禦邪。補之猶瀉之也。若夫血不足者濡之。水之屬也。滋水之源。木賴以榮。氣有餘者泄之。木之屬也。伐木之幹。水用而充。則又是肝腎同治矣。少火生氣。氣有餘便是火。壯火食氣。氣不足

便是寫瀉木所以抑氣補水所以制火氣即火火即氣
則又是乙癸同源矣是爲說

水火說贅

天地生化之機水火而已矣宜平不宜偏宜合不宜分火性炎上有以下之水性就下有以上之沐浴於中無致盈虧名之曰交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濟交者生之象不交者死之微也夫亢旱不生物火偏勝也汎濫物亦不生水偏勝也風露和均雨暘時若承平之瑞也承平既久民物雍熙國運日以興隆人身之水火即氣血也即陰陽也孤陰則陽無以生獨陽則陰無以化氣化則為火血化則為水氣血爭化並行不悖陰陽各得其所然後水生木而肝榮木生火而心王火生土而脾

雖土生金而肺燥金生水而腎水輾轉相生百骸九竅力司厥職水長收藏與時偕行矣或謂凡物孕於陰而誕於陽孕者蘊積其中血凝有餘誕者發泄於外氣應不足不足有餘亦是偏偏則不合故氣血俱要但益氣宜偏於補血非特抑水昇火益天包乎地陽統乎陰不如此不得其調匀也所以陰症用熱藥熱則助其氣陽症用寒藥寒則凉其血血出偏而使之平火一炎上甚盛以陰水一就下甚濕以升出分而使之合若升之不上降之不下然之不熱聚之不聚是同未濟未濟則病且遞愈下而命將絕焉故曰交者生之象不交者死之徵

也。不觀之釜甑變乎。水居其上，火處其下，水火二交，生氣沸騰，五穀隨熟，人乃得而食之。是人所賴以滋增者，不在五穀，而在水火也。然則人身也，天地也；天地也，水火也。生之化之，既濟未濟，不言喻矣。

贊曰：天一之精，地六之靈，其色元若，其性和平。其德務滋，有循靡盈。防之如城，守之如瓶。既消既靜，乃能神明。

太極未分，命爲無極。太極既分，數成以七。澤被生民，無聲無色。消則陰羸，長則安赫。充塞厥中，是爲至德。

治効異同對

或問古之上工。先精學業。次達人事。見機而作。因時通變。所謂症同而治異者。有諸。曰夫人病有男婦嬰孩寡老弱。胎前產後。及因病感處。貧賤富貴。與夫平時之性氣。近日之苦樂。曾否服藥。已未成形。千態萬狀。不可勝紀。安可一概而施。或曰今之時。豈有易於富貴難於貧賤。有貧更易於富貴。更難於賤。所謂治同而効異者何為。曰紈綺之子。縱慾恣樂。性驕博奕。飲酒。雲雨不節。一有所忤。暴怒叫跳。再或好獵好地好訟。不舍晝夜。致五內之火俱動。且湯液委之傭婦煎制。切恐失宜。責以近功

速應難矣至若起居厨竈從心所欲登上一呼階下百
諾則此似爲影響消爍家命也形勢衰而往往不繼遂
計藥料一暴十寒訓變大費工程至若風露經慣些須
外邪驟之便去卽藉齊涼遽隨與甘溫重劑一補而愈
或曰人生斯世行樂及時縱情縱慾賢不肖皆不免而
難戒但他病肢體疲癃諸緣放下不戒猶戒也目病虛
實皆火精力時與平居爭強所可守者其身而不可問
者其心戒猶未戒也必不得已而去不知何者爲先曰
慾與色下而嗔蓋怒似風狂於象爲雷語曰雷自木發
枯樹引之且雷風相薄非木不助其威是以聖人作易

凡涉乎褻體者。示警尤嚴焉。色爲情祖。一名腎賊。人身藏府皆火。賴此一點眞水以滋之。豈可暴殄。丹溪曰。人心君火一動。相火卽起。雖不交而精亦暗流。彼陰虛火動。不自將息。反假房事以洩其火。轉於火未熄而熖愈熾。熖愈熾則勢益衆。交益從洩益多。與有不竭之精。不喪之元者乎。賭博犯法傷財。而游民泯于。視若性命。廷鏡寶不能解。所謂其貪得使然。頑揮金若土。全不珍惜。謂其遺懷而致。鄉丹氣焦思。神常失守。甚而典貲爲盡。廉恥不顧。其不爲梁上君子幾希。夫目爲肝腎外候。未有外病而內無恙者。不去乎此三事。則輕症變重。重症變

爲不治可是業者。當直言無隱。不則善爲辭以諷之。或先是其所以取怒萃情之故。迷機投言進。徐徐以理勸其可止。自然氣平心冷。用藥任錯綜變化。靡不合道。雖症有不同。而治効則一。庶本科無不起之病矣。

暑火燥熱異同論

暑熱同氣也。昔分為二。燥火異體也。今合為一。李明之曰。靜而得之為傷暑。動而得之為中熱。蓋謂閒逸人偶想。涼亭高樹。爲水木陰寒所抑。夫氣不伸而傷暑。辛苦人負重勞作。耦畊遠役。火暑逼逐而熱中。王安道以靜得者即是陰寒。非暑也。卻衍其曰。暑與熱同氣而異名。大概謂日中火烈。行人趲程。未能便食口體。如燒卒然昏厥。不省人事。爲中暍。名中熱。亦可也。素封家無長幼寒暄。皆不能耐。甫入夏。即池亭水閣。安其身。沉李浮瓜爽其口。晝則環冰揮扇。夜臥以竹簟藤床。炎蒸不來。清

風滿座內有伏陰外受凉氣汗不出則陰愈入而陽愈不發一時昏暈寒熱交作嘔吐腹痛乃夏月感寒不可執暑令之說而用治暑之劑也三說行甫為傻安道次之愚意大暑流行無所不至縱凉以氷扇水石終不到凜冽地位且外寒所遏若火不伸則寒為標熱為本只先以輕清散其表繼以凉平清其裏終以辛甘温遂其初無不愈者若便名陰症名感寒一用辛熱之物亦已過矣神靜陰生形役陽亢生陰者藏府天成之火真火也亢陽者物欲過極擾亂逆鬱藏府之火迭起名曰五志之火邪火也天成之火生生不已五志之火乃能為

病。火分邪正。燥一於虛。經曰。諸澀枯涸。皴揭乾勁。皆屬於燥。河間曰。風熱火同陽也。燥濕寒同陰也。葯燥金雖屬秋陰。而異於寒濕。反同其風熱。東垣曰。飢飽勞役。損傷藏氣。及食辛熱厚味。助火耗血。致真陰虧少。便難燥結。然亦有風熱陰陽。臨事當分別主治。如火盛風生。風能勝濕。風燥也。風勝生熱。耗其津液。熱燥也。陽實陰虛。丙火熬乾癸水。陽燥也。風勁清肅燥氣。人裏出於皮膚。陰燥也。若夫內外發熱。緣火燥皆有之。望問不得其情。須微以診切。客感風寒發熱。脈浮緊。頭痛鼻涕。明辨其熱在外。汗之而已。內傷飲食發熱。脈滑數。胸滿噫氣。明

知其熱在肉。消瘦則安。熱發脈無神力。四肢倦怠。有汗
不惡寒。此勞損表裏無症。補養自退。陽虛發熱。不任風
寒。自汗脈浮濡。或大而無力。陰虛發熱脈數而微弱或
濇小。多作於午後。潮熱者。手足心熱。肌膚不甚熱。熱不
伸越也。煩熱者。即虛煩躁熱也。勞熱者。其熱在骨。骨蒸
熱是也。總而言之。熱有虛有實。虛者燥。實者火也。熱自
中得發。中自外來。發由內出。雖欲合之。焉得而合之。暑
熱之中人。發於旋氣火。是暑即火。火即暑也。火威之炎
烈。冷物近之。必熱。是燥即火。火即燥也。雖欲分之。焉得
而分之。嗟夫。暑火燥熱。體氣異同如此。昔分今合固在

圖機者默相商確也故諺有之曰後之視今猶今視昔

此合彼分是二見一

頭風

頭風即首風也。經曰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當先風一日。則頭痛甚至其風日少愈。一風氣循風府而上則腦痛曰腦風。經曰頭風者。本風寒入於腦髓也。頭痛數歲不愈。當犯大寒。其人素有痰火。風寒客之則熱鬱而昏悶。似痛非痛曰頭旋。有目花黑暗。視定猶動。且身轉耳聾。如立舟車之上。起則欲倒。甚而嘔吐。飲食罕御。此肝木為風所撼。鼓動其氣。痰火隨氣上逆。脩因吐衄崩漏而致。此肺虛不能收攝血氣。使諸血失道。或酒色過度。腎虛不能納氣。逆奔而上。或虛極乘寒得之。曰頭眩

若頭巔痛不可忍有如斧劈如破者但名頭痛深而久而愈名頭風亦可痛風必害眼者經曰春氣在頭風氣通於肝肝竅開於目故也要當首辨六經次厥痛偏痛真痛次血虛氣虛濕熱寒濕不等如太陽頭痛者惡風寒脈浮緊痛在巔頂兩額角少陽頭痛者寒熱往來脈弦痛連耳根陽明頭痛者發熱自汗脈浮大痛在巨陽穴連目眥齒頰太陰頭痛者必有痰體重或腹痛脈沉遲頭重少陰頭痛者足寒氣逆爲寒厥脈沉小厥陰頭痛者吐痰沫厥冷脈浮緩痛引目系此六經頭痛多挾外邪也血虛頭痛者自魚尾上攻脈浮而無力氣虛頭痛

者。耳鳴九竅不利。脈沉濡。濕熱頭痛者。心煩惡熱。頭重而天陰轉甚。寒濕頭痛者。氣上而不下。或時泄。近濕熱之物則稍緩。偏頭痛者。邪正相持。勢不中立。邪氣運行正氣則壅遏而痛。在左主風。主血虛。在右主氣。主痰熱亦間有虛寒者。厥頭痛者。所犯大寒。至骨髓。髓以腦為主。腦逆故頭痛。脈沉遲。真頭痛者。痛甚。連腦。爪手足寒至節。脈遲極而止。旦發夕死。夕發旦死。此七種頭痛。多由內生也。外此若眉稜骨痛甚。既而上攻頭角。下注目睛者。有屬心肝壅熱。有屬風痰上逆。有濕氣內鬱。有風寒外挾。纔見光明則眶痛者。此肝虛痛。而眠不可開。晝

靜夜劇。此脾胃停飲。上木不和。頭痛旋去旋來。倏在此一點。在彼一片。此下虛上實。遊風流火。丹溪曰。頭痛多主於痰。甚者火。有可吐。有可下者。此求病全務。不可輕從。執事者必先觀其所挾。究其所因。定以經絡。參合脈理。然後施以某帥某方。庶可差救其弊。中工知頭風於目不利。絕不考其所自。粗工只就目論症。連頭風都不識得。甚至有妄亂激成頭風者。爲之太息。是故本集於風之一字。言外尋繹。頭風雖另列症內。終乎分辨不清。因不厭瑣細。謹編如右。兼誌其眩暈頭痛云云。

治病必求其本論

家師嘗講內經。至治病必求其本之句。余於言下頓悟。乃瞿然而起。喟然而嘆曰。有是哉。軒岐之入人深也。一貫之傳。寧必口授者之爲有得耶。堯舜之言。敢詞盡陳於前席曰。夫目本陰陽五行相生相配而神明少有偏勝。六淫之客氣乘之。其所以爲疾者。固非見病醫病之所能治也。經又有曰。資其化源。則求本之義。著則明矣。故夫脾土虛者。溫煖以益火。肝木虛者。濡潤以壯水。肺金虛者。甘緩以培土。心火虛者。酸收以滋木。腎水虛者。辛潤以保金。此俱母之本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

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此對待之本也。金爲火尅。瀉心在保肺之先。水受金殘。平肺在補肝之先。土當木賊。損肝在扶脾之先。水被土乘。清脾在滋腎之先。火承水制。折腎在養心之先。此閑邪之本也。金太過則木不勝。而金亦虛。火來復母之仇。木太過則土不勝。而木亦虛。金來復母之仇。水太過則火不勝。而水亦虛。土來復母之仇。火太過則金不勝。而火亦虛。水來復母之仇。土太過則水不勝。而土亦虛。木來復母之仇。皆亢而承制。法當平其所復。扶其不勝。經曰無翼其勝。無贊其復。此防患之本也。木極

所似金蓋木高舉則若風。風勝則折。非金伐也。宜瀉青而兼導赤。火極而似水。蓋火我熱則汗流。汗過則淅。非水伏也。宜降心而兼清脾。土極而似木。蓋土濕則崩爍則裂。非木疏也。宜理肌而兼調氣。金極而似火。蓋金鎔則爍物。擊則生火。非火煉也。宜瀉白而兼利水。水極而似土。蓋水凝則冰。冰堅則任重可載。非土填也。宜煖腎而兼平肝。此釋疑之本也。至於燥極則生寒。寒極則生熱。驗諸天時。朔風凛冽。繁霜大雪。天必晴。南風煩悶。濕潤蒸霧。天必雨。夏至一陰生。冬至一陽生。物極必反。理之自然。此變病之本也。大寒正盛。熱之不熱。倏忽往來

[illegible]將止。是無火也。大熱且盛。寒之不寒。是[illegible]也。夜
見晝止。時倏而動。是無水也。無水者壯其水。無火者益
其源。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諸
陽。即此義也。此求屬之本也。大熱發[illegible]口舌燥渴。非陽
症乎。倘視其面色赤。此戴陽也。切脉沉小而無力。或浮
大不倫。此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症。試以假寒
之藥。從其性而折之。頃刻平矣。披裘向火。手足厥冷。非
陰症乎。倘視其色滯。切脉微大而數。重按益有力。此寒
在皮膚。熱在骨髓。假寒之症。以辛凉之品。溫而行之。一
汗而愈。此識病之本也。若乃六淫客氣。雖有定例。常人

感深感淺。斟酌以定論。僅謂風兼寒兼濕當從溫散。兼熱當辛涼。獨寒濕濕熱兼濕。當燥滲。中暑從清解加益氣。濕外受當溫散。內生溫補。兼熱當從清利。燥本枯槁之氣。內傷者強半。當清潤。不可過涼。蓋涼屬秋令。既勝戊土。復浚乙肝。縱得燥去。而土木焦槁耳。火之原。元在水中。與真精相為運用。火之邪。游行水外。與元氣勢不兩立。故有火者。必元氣傷者半。陰水虧者半。正治益職。從治乃息。惟驟受外感。鬱而成熱。暫行涼平。此慎藥之本也。夫目不求五行制化。陰陽六氣之本。見紅退紅。見痛治痛。寒不應。則熱之。熱不應。則寒之。是疾不瘳而人速斃。

廢也雖發乎證其實廢乎藥也況且世人之病多真虛假實本科之症多上熱下寒始而涼劑進之一瞬非不爽快嘗者病者無不以為道在是矣積久則食減又以為食不化而消耗之再從熱愈甚煩燥愈加痰嗽愈多猶謂藥力欠到寒凉增進而濕泄腹脹之疾作矣故用寬胸快氣至此不敗將待何時是故咳嗽吐血時時發熱求必成成瘵服四物知栢之類不已則瘵成矣胸腹滿悶悒悒不快求必成成脹服山查麯麥不已則脹成矣面浮腳腫小便秘澁求必成成水氣滯膈塞飲食難入求必成噎八正四苓滲利不已則水成青皮枳殼消耗不已

則噎成矣。傷骨與癰潰散無用，未必成癱瘓，久亦痛迹爍燥開，未必成障礙，風化痰不已則癲成，發表攻裏不已則癆成矣。成則不可復藥，乃曰病犯條款，雖性命之虞無可如何，是尚論脈目乎哉。所以治病必求其本。更有以總而言之，死以生為本，欲救其死，勿傷其生；邪以正為本，欲攻其邪，必顧其正；陰以陽為本，陽存則生，陽盡則死；靜以動為本，有動則活，無動則止；血以氣為本，氣來則行，氣去則凝；症以脈為本，脈吉則吉，脈凶則凶；先者後之本，從此來者須從此去；內者外之本，宜明者順，滑濇者逆；上下迭為本，病在上者散之不得，必引

而通之使邪從下出。病在下者代之不得必提歸陽道。使邪從氣化。緩急虛實互爲本。病屬於實宜治以急。蓋實者邪勝。苟不即逐爲禍滋延。故治實有巧法而無遲法。病屬於虛宜治以緩。蓋虛者精氣惟一於補。日無速功。故治虛無巧法亦無速法。若夫醫家之本在學力。學力不到不識現在。安能經方致遠。尤忌者不矜慎而自是。病家之本在擇師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者。望聞不轉目。尤忌者好兼聽而無斷。是故列子曰。聖人不察已然而察其所以然。淮南子曰。所以貴扁鵲者。知病之所由生。所以貴聖人者。知亂之所由起。此知本之言也。君

不見栽花木乎根本被鋤生機已損未欲萎而不培植水土而又修以刀剪未有不槁而枯者鄙見如此不識有合於大道否家師心初薄之至是亦惺然而起喟然而嘆曰大哉論乎闕然人軒岐之宗矣命肄之書以俟精醫學郎正焉

五臟苦欲補瀉解

五臟各有天性。遂其性則欲。違其性則苦。本臟所苦爲瀉。本臟所欲爲補。蓋指水潤下作鹹。火炎上作苦。木曲直作酸。金從革作辛。土稼穡作甘。五味而言。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以酸瀉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心欲軟。急食鹹以軟之。以酸補之。以甘瀉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以甘補之。以苦瀉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酸補之。以辛瀉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以苦補之。以

鹹瀉之。雖然。苦者直行而泄。過苦則傷氣。須鹹以佐。辛者橫行而散。過辛則傷皮毛。須苦以佐。酸者束而收。斂過酸則傷筋。須辛以佐。鹹者止而軟堅。過鹹則傷血。須甘以佐。甘之一味。可上可下。土位居中而兼五行也。過甘則傷胃。須酸以佐。淡爲無味。五藏無歸。專入太陽。微利小便。過利仍傷。須統五味而消息之。知此數者。其於苦欲補瀉。庶得其平。而心肝脾肺腎。各盡其性矣。

品藥製方治病解

萬物皆藥也。利而行之。無有毫釐方書之所以作也。是故陰中陽陰中陰陽中陰陽中陽。品藥之性也。君爲主臣爲輔佐爲助使爲用。製方之旨也。逆則攻從通倒經以時權得中。治病之法也。辛甘味薄爲陽。辛甘則發散。味薄則通。陰中陽也。酸苦味厚爲陰。酸苦則收降。味厚則泄。陰中陰也。味鹹氣薄爲陰。味鹹則滋利。氣薄則和解。陽中陰也。味淡氣厚爲陽。味淡則滲洩。氣厚則溫熱陽中陽也。必熱必寒必同必散。君之主也。不宣不明不授不行。臣之輔也。或攻或和或發或補。佐之功也。能升

能降能升能合能開使之用也。邪氣繫縛，破滯須行。微堅須攻，除濕熱泄瀉則止也。熱病用寒藥而導氣攻熱者，謂熱陽明病發熱大便鞕者，大承氣湯酒製大黃熱服之類也。寒病用熱藥而導熱去寒者，謂寒少陰病下利服附子乾薑不止，白通湯加人尿豬膽汁之類也。塞病用通藥而導通除塞者，必塞胸滿煩熱，小便不利，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之類也。通病用塞藥而導塞止通者，必通太陽中風下利，心下痞硬，十棗湯之類也。從逆制也。熱者平之，勞者溫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經以勝也。治遠以大，治近以小，治主以緩，治客以急，權衡中也。易曰圓

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物各從其類也為其從類乃依類品藥緣藥製方按方治病蕩蕩平平與物皆春功其成也或曰藥陰則無陽藥陽則無陰服藥雜者無用君臣佐使服藥純一不必逆從經腑此齊東野人謂之贅而惑於大道者也

點服之藥用須適宜說

眼科之藥。外治曰點。內治曰服。有點而不服。有服而不點。有點服並行。此何以故。蓋病分內外。治有輕重。內症已成。外象都無。不必點。惟以服藥為主。假初起輕發。不過微邪。邪退之後。又為餘邪。點固可消。服藥夾攻亦可。若內病方殷。外症又險。必須標本合理。故點服俱行。夫藥所以補偏救弊。非不得已。二者都可不必。今人甚點甚服。或癖服毀點。盡皆見之偏也。總之本重於標。點維從輕。所謂止其流者。莫若濬其源。伐其枝者。莫若斷其根。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標重於本。服維從輕。所謂

物穢當洗鏡垢須磨汗液鹽鹵着刀劍必銹不經磨礪焉能利用一執己之所見則標本遂亂標本亂而病能愈者未之有也諺云伐標仍審本顧本勿忘標主內失外謂之癡治內失外謂之愚內外兼理是爲良醫

制藥用藥論

制藥如理刑出入宗執之間生死所係用藥如將兵整練生熟之際成敗攸分銖黍之差雲泥迥隔可不慎與今之庸醫但見目病即作火治或雖之謬引非熱不發非寒不止之說爲據詎知本科有許多陰虛陽衰假寒假熱當用甘溫滋養之屬曷可獨言是火而概施寒劑也夫寒藥傷胃損血恐標未退而本先虧求愈不能驅邪外散久之必加甚彼仍不省察再投再煎病變不可爲矣然亦不宜執說是火證投以熱品此澆油滅火其焰尤烈或性癖辛溫稍涉清涼便憎而怖其使俑去

相隔遠甚。若乃藥之生熟。生者性悍而味薄。其行也急。宜劑用之所以取其攻伐。熟者性醇而味厚。其行也緩。補劑用之所以借其資助。市醫貪力不繼。輙採鮮卉應急。用思藥有道地。本草不錄。則名號不正。而道地奚自。繩合式。非王道耳。尚藥氣偏勝。而減氣能無偏絕乎。抑有以生藥爲嫩。尊尚烹煉。稱奇要知藥有氣味。水火太過。則氣味已易。而精英悉去。所存者特死魄耳。其才力既不及。而爲效可冀有成乎。且藥酸鹹無升。甘溫無降。苦寒無浮。辛熱無沉。性也。升者納以鹹寒。則降而直達下元。沉者和以美酒。則浮而上至巔頂。是性雖在藥。而

正逆邪逆逢真熱賞不大誤一再誤斷無之症治難反。從君涉大海莫知津涯幾微之間生殺係焉既無假之戒不多見而假實之症極有假熱之候猶有假寒之候不可救一劑入口五內迸裂人則大不若寒熱然又有反從而逆正假病醫者真病者猶疑之者之也瞎前師經不見一甚哀哉故謹識其概於病家者雜者以告後人亡以為已往者皆必刻為新說

辨病治病疑難說

辨病之難，不難於真正，而難於疑似；治病之難，不難於正逆，而難於反從。蓋積在中，實也，甚則默默不欲語，肢體不欲動，或眩暈昏花，泄瀉不時，皆大實有羸狀也，正如食而過飽，反倦怠嗜臥也。脾胃損傷，虛也，甚則脹滿而食不得入，氣不得舒，便不得利，皆至虛有盛候也，正如飢而過時，反不思食也。脾胃虛寒，真陰症也，陰盛之極，往往格陽，向紅目赤，口舌破爛，手揚足擲，語言錯亂，有似乎陽也，正如嚴冬慘肅，而水澤堅冰，堅爲陽剛之象也。邪熱未解，真陽症也，陽盛之極，往往發厥，厥則口

鼻無氣手足逆冷有似乎陰也。其如盛夏炎灼。林木流津津為陰柔之象也。所以前人有云寧見厥狀虛得盛候誤在補瀉陰症似陽陽症似陰。幾於溫涼可不辨乎其行亦易明如真寒者厥冷嘔吐腹痛泄瀉小便清頻即有熱發亦欲得衣脈沉小或遲而濡目得熱氣則少瘥真熱者煩躁喘滿聲音壯厲大便秘結小水赤澀發熱惡衣脈滑數或大而有力目痛畏光與熱假寒者身雖冷却惡衣便熱且難心煩譫飲上下氣出鼻熾脈遲有力或沉而鼓激假熱者雖面赤身熱衣被不撤而神靜語雖譫妄聲息則微或虛狂起倒禁之則止或蚊

跡花斑而淺紅細碎。或喜冷水。而所飲不多。或大便不解而小水多利。脈雖數而濇。或浮大無根。及芤弦斷續。真虛者色悴形瘦。精衰氣怯。自汗不收。二便不禁。脈弱無神。真實者內結臟府。外閉經絡。氣壅不行。血留為禍。脈形俱盛。假虛者狀似羸。而脈病爭强。假實者病雖盛。而正氣大虛。治真虛者補。真實者攻。真寒者溫。真熱者涼。是謂正治。假寒者清其內熱。內清則浮陰退舍。假熱者溫其真陽。中溫則虛火歸原。假虛者正氣既無損。當直去其邪。邪去則身安。假實者邪氣雖盛。當兼補正。正存則不致大患。且補中自有攻意。世未有正氣復而邪

不遇者。亦未有正虛而命不傾者。萬不得已。亦宜從輕從緩。寓戰於守。斯可矣。是謂反從。要之能勝攻者。固實證。實者多熱。藥雖寒無慮。不能勝攻者。便是虛。虛者多寒。藥非溫熱。恐呼吸變生。轉應無及。是故疑似之症。神色不足憑。當參以脈理。脈又不足憑。當察其稟受。喜溫喜涼。與夫痰汗便溲。惡寒惡熱。疑病之外。新藥之喉否。然後下以湯劑。雖不中。不遠矣。若乃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熱因熱用。寒因寒用。用熱遠熱。用寒遠寒者。如脾虛作脹。治以參朮。脾得補而脹自消。腎虛氣逆上。治以五味子。腎得補而氣歸元。逆滿自平。塞因塞用也。傷寒挾

熱下利或中有燥糞用調胃承氣下之乃安滑下不禁用芍藥湯通之而愈通因通用也藥本寒也而反佐之以熱藥本熱也而反佐之以寒俾無拒格之患經所謂必先其主而伏其所因其始則異其終則同熱因寒因寒用也寒病宜投熱藥熱病宜投寒藥僅使病勿過用焉過用轉恐為藥傷矣經所云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久夭之由也用熱遠熱用寒遠寒也比上謂然亦從治之大凡治而尤之惟在明見其病機而已故曰病無常形醫無常方藥無常品順逆進退存乎其時君臣佐使存乎其用聖神工巧存乎其人後自用自專从

使在人也。故夫四郊多壘，非招德觀兵，不能靖難然之。治本貴一統，非刑齊禮教，何以致仁讓之風。而日用藥如將兵，制藥如理刑，豈虛語哉。粗工全不理會，尋常生熟失宜，寒熱互錯，不致生者死而成者敗也，鮮矣。噫

開導

開導之理同乎戰請以戰喻今列陣圖八邊百會後頂攢竹睛明上星內瞼左右風池左右太陽也內瞼乃攢堅破壘之先鋒其任居一太陽風池攻其左右翼也任次之上星絕其糧道也後頂斷其歸路也糧絕路斷勢必北北士正可効其命力百會搗敵之巢穴也凱旋雖速乘險而征也睛明攢竹特擊其遊騎耳斬寇立功端不外此八者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者也倘人形實病淺攻其內則邪自退倘六陽熾盛頭痛目傷或瞖膜瘀肉藥力不及不能開導以宣泄其壅蔽吾知其焦槁

不在朔月。而在時日之明也。或謂開導如過鼠竊。入其勢。殺我衆。齎而賊擒矣。設羣盜凶獵。迺無出路。必有擊觸之變。所謂與其閉門截捉。不若開路逐之之爲善也。嗟夫。由余之說是矣。開導之法。由或之說是慎開導之用。語似異而意則一也。醫昧於輕重緩急。以辟止疏當行不行。而以暴易暴。可止不止。方諸謀士則將幹從使。吳安得不濺全軍於赤壁。穴法詳於左

百會一名巔上。在前頂後一寸五分。在耳尖上。對是穴頭風急痛。用艾炷毫針刺。及骨燃着火。盡痛不止再灸三五壯。

上星一名神堂。在鼻直上入髮際一寸。頭痛睛痛。仍用前法針灸更宜三稜針出血以瀉諸陽熱氣。

風池在腦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偏正頭痛頸項如拔。毫針刺三分灸三壯。

太陽一名瞳子髎。在目外去眥五分許目暴赤腫痛及頭風頭痰氣脈即現按之翕翕動作宜疾栽一二下出血不熱再灸

後頂一名交衝在百會後一寸五分仍先刺後灸主治頸項強急額顱痛偏風目眩。

內臉即內輪腥極血瘀睛痛難忍宜三稜針向上胞重

砭出血下胞仍輕刺一二下不妨。攢竹一名夜光兩眉頭盡處是穴亦腫不退無妨砭出血目瞤動火針亦可少施。睛明一名淚孔在內眥頭外一分宛中目痒而眦迎風淚出毫針刺艾爐再換禁灸。

砭針皆用石鋒今代以三稜鍼故刺亦曰砭毫針一名火針灸乃艾丸子灼肉之謂未經絡名開道世人罕得心傳余粗知一二然當險惡之症服藥漸退不用斯法居多卿猶未知也且經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當於痛處而施之無不應者有識通身經穴按圖

指病。萬千其名而針法不講雖有三分五分之數如頭面諸穴皮骨相着那能刺入許多眼前人道荒謬不合如此特正之其分寸非黃鍾累黍之尺可得須本病人中指中節爲則度之若遇筆頭虎頭二公又當億中不可以矩步相繩

鈎割針烙

原夫鈎割針烙之術。倣黃帝九針所作。開自漢元化華先生得來、一云龍樹山人。未知孰是。出險拯危。功效最速。本科專此實泄利鬱滯。可除橫逆之一法也。如鈎先須認定何處皮肉筋膜浮淺。可鈎不可鈎。卽手法亦隨病之輕重行之。如割在土金位。患攀睛、雞冠蜆肉、魚子石榴等症者可。大眥頭一塊紅肉。乃心之英華。悞犯則血脫而盲。或元氣薄。及燥急濕盛。因而惹風。必爲潰、爲瀾、爲枯陷。風輪肉蝕。鈎得便割得。其絲血厚薄。略略別去外邊穢瘀與牽起者。貼睛淺障。耐心磨濈自消搽烙

急取快恐惱膏流珠碎針划針內障發反持刺痰核贅開導砭灸之針詳於本症本論不復贅列至於烙只能治殘風炫爛重而久不愈者輕者亦不須若障膚血分割如再長務火烙以斷之始平且禁其能止血不致亡除倘在黑白之間切勿行總四者之法功効雖速必不得已而用全在心細膽大手準力完庶幾無害於事事後當撥症用藥甚欲補瀉各隨臟府所宜否則氣散血凝割肉成瘡縱有今日之明不久終爲痼疾夫然後超龍樹元化盡造帝九針之術無能綢繆懷審諸

五行邪正致病暨虛實傳變總論。

醫科之事。惟目症治最繁。一以貫之。五行生剋內外感傷而已。第傷於內者必達於外。感於外者必傳於內。一傳再傳。一達再達。則陰陽錯亂。五行難見。外感者幾爲內傷。內傷者幾爲外感。生者寄於剋。剋者尋於生。昧於斯者。猶不能辨其精微。彼窺涉方書。妄望其倚此無學伐彼者。過認其於虛實賊微傳併自合之病者哉。夫所謂虛實賊微傳併自合者。蓋天地生人。稟賦大異。情好各殊。子輿子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惟其不同。以致憂愁思慮傷乎心。積氣伏深。形寒飲冷傷乎肺。積氣息

氣。悲怒氣逆上而不下。傷乎肝。積爲肥氣。飲食勞倦傷乎脾。積爲痞氣。久坐濕地。强力入水。傷乎腎。積爲奔豚。種種人欲。難以筆罄。此無病而致其病也。所謂飛蛾撲火。自焚其身。豈皆以絲。象以齒。故也。況且陰陽戾氣無時無之。此中人最易侵犯。今既已犯耳。自然各從其屬而加甚。乃發爲中風。傷暑。中寒。傷寒。中濕之五邪。五邪之來。又當有別。蓋從前而來者爲實邪。從後來者爲虛邪。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從所勝來者爲微邪。自病爲正邪。如心火因肝木之邪所致。火生於木。是從後來。火中有木。木能尅土。無土則水王而制火。故曰虛邪。因脾土

之邪所致土生於火是從前來火中有土水不能至而火無惧憚矣故曰實邪因腎水之邪所致水能尅火是從所不勝來既不能勝彼必爲禍故曰賊邪因肺金之邪所致火能刑金是從所勝來勝應不能爲害然有反尅之理故曰微邪心火自炎無他邪相干故曰正邪假令心病由中風得之爲虛邪色當赤何以言之肝主色入心爲赤入脾爲黃入肺爲白入腎爲黑自入爲青肝邪入心故知色赤也其病身熱脇下滿痛其脉浮大而弦中暑得之爲實邪當喜苦味脾主味入心爲苦入肺爲辛入腎爲鹹入肝爲酸自入爲甘其病身熱體重嗜

語四肢不收其脈浮大而緩傷寒得之為微邪當譫言妄語肺主聲入心為言入肝為呼入脾為歌入腎為呻自入為哭其病身熱洒洒惡寒甚則喘咳其脈浮大而濇中濕得之為賊邪當汗出不止腎主液入心為汗入肝為淚入脾為涎入肺為涕自入為唾一日自入為精其病身熱小腹痛足脛寒而逆其脈沉緩而大小暑得之為正邪當惡臭心主臭入脾為香入肝為臊入肺為腥入腎為腐自入為焦其病身熱而煩心痛其脈浮大而散此經與彼經齊病曰合二經三經病一經罷而一經加摽曰併傳即五邪往來自乃正邪別名自我

因他病貽累。病雖變幻萬端。亦有以宰制之法。此上工所以知將來。而治未病也。是故古人立言垂訓。製方療病。有病源。即有病症。有病名。後人顧名思義。按症投藥。若合符節。何也。非造化樞紐。但其理深不易窮。博而難約。無以啓後人之胸次。故各家醫集具在。蛛網塵封。從未有翻閱到底者。與妄以意逆志。始以論說。繼以詩詞。以圖像。以証釋。有不能言語形容者。必旁求曲喻。務使傷感淺深。病症內外。悉寓於短章尺幅之中。一覽了然。不遺餘蘊。不生厭倦。而後已。蘇子曰。惟求痰愈。何必困醫。意在是也。若夫心病者。愈在季夏。季夏不愈。甚於

冬。冬不變持於春起於夏。又病在心。戊己愈。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變持於甲乙起於丙丁者。此經所謂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所生而愈至所不勝而甚至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亦五行生尅之理。乃症治後一着專專於斯者。又不可不知此也。已上諸說舉心爲例餘可類推非先主而後臣也其藏如此其府可知非重藏而薄府也篇中虛實二字須毋執着尤不可撇易放過經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瘠以調其氣之虛實此以形體別虛實也又曰形氣盛則實形氣奪則虛此以邪正別虛實也以飲食言曰穀盛氣盛穀虛氣虛

以血脈言曰脈實血實脈虛血虛至云邪之所凑其氣必虛留而不行其病則實分疏到此無隱不彰矣進而論之實者邪實虛者正虛邪虛正實邪實正虛何則夫人真元不虧邪何能入即入亦不甚深畧用消和之品其病立退凡用大熱大寒之劑者皆正氣衰虛而邪氣暴實也若虛實只從前後來論則百病但有傳變而無自受耳若虛實竟作血氣衰旺看則百病但有內傷而無外感耳且虛必議補邪虛正實早用恐養奸貽患實必須瀉邪實正虛遽進恐害攻增氣誤曰實實損不足虛虛益有餘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其機如此卽就

此機而悉之思過半矣。嗚呼醫者意也。藥者却也。却病之方不外補瀉。得醫之意。無非虛實。能知虛實。足以補瀉醫事盡之矣。更不必陰陽五行。一以貫目疪之辭。